

十月陕北访油矿

徐岳

太阳在云里，云在树顶上，那么低，那么湿，那么冷。这是陕北十月的惯常天气。我被一辆越野车拉来了。

来了，也就来了。穿暖点，羊肉多吃点，一切也就平衡了。

黑色的油渣路，浑黄的延河水，总是相伴而行。它们的两边全是山。陕北的山，顶部是圆的，光秃秃的，或者全是石头，象绥德的油馍饼，一层一层。就在这样的路旁、河畔、山口子上，有星罗棋布的“磕头式”抽油泵，抽着那黑乎乎、粘乎乎的东西。那东西就叫石油，是从几百米、上千米的陕北土地下面抽上来的。油井旁有油池，池满了，有黄色大油罐车来拉。时有油罐车从我们的身边隆隆驶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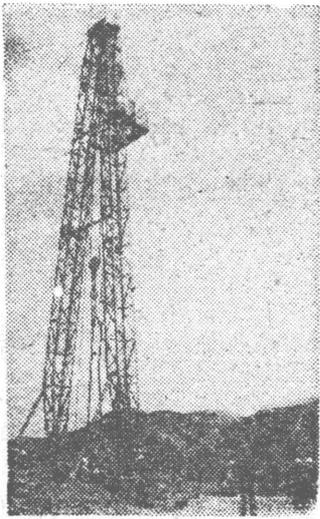
油矿的气氛已被这些东西渲染得够浓厚了。

西北有色金属公司是勘探有色金属的。在秦岭(县)太(白)地区，他们发现了大型铅锌矿，在潼关、洛南地区的小秦岭山里，又发现了储量可观的金矿，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参加到陕北的石油大战里来呢？难道石油也成了有色金属吗？不，西北有色金属公司在改革中开拓了第二产业，向延长油矿承包了打油井的任务。听这家公司那邓经理讲，“这是发挥我们的长处”。它们把三个队、四百多兵力投放到油井市场了。预计今年毛收入将达到三百多万。小车在延长县西门外的城关学校大院子里停下了。这里有“第一口油井”。它是1907年9月10日完成的，被称为“中国大陆上的第一口油头”。名曰“延一井”。现在，雨雪霏霏中，磕头泵默默地立着，一动不动，象一位力气耗尽的老人。它的周围有绿色的铁栏杆保护着，成了游人望井兴叹、发端多种言词的对象。

我采访了另一个“第一口油井”，位于姚店镇，名曰“106”。它的年龄比“延一井”整整小了八十岁。磕头泵刷了新绿，正不停地、有节奏地向上抽油。

年轻的“106”井是怎样诞生的呢？

1986年6月，西北有色金属公司正在为开拓第二产业寻找项目，得到一个信息：延长油矿要对外承包钻井工程。公司便派人经多方考察，分几次与延长油矿管理局签订了十七万米的钻井合同。1987年8月，调了三个队的人马开赴陕北石油战场。从前，搞有色金属，他们是一支长着火眼金睛的硬汉子队伍，可是要搞石油，技术规模不一样了，还能硬起来吗？24米的井塔，象一个“



耸入云霄的石油钻塔 王军升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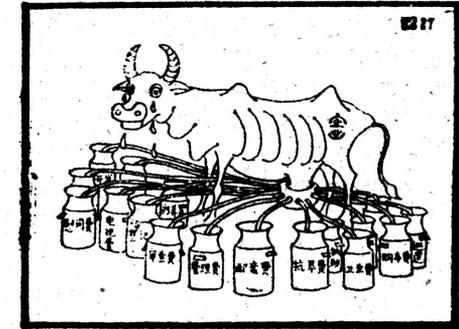
铁睡佛”谁能让它立起来？270毫米的大钻，又有谁见过呢？就算这一切技术问题都不存在，那么，钻探石油的设备又在何处？资金又在哪儿？就算有了钱，可是牛年马年才能拿到设备？“我们打过金，我们打过银，我们能打石油吗？”

公司派到这里的刘指挥、米指挥说，“陕北地下有油，地上有延安精神。我们靠自己，靠自己打第一口井。”“金打过，银打过，不信石油就打不出！”职工情绪活跃了，办培训班是一条，“偷技术”也是一条。这里有几家外单位的钻井队，人家来得早，他们抽空就去“串门子”，顺手就学。三个队“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”。一队很快出现了四个能人，被大家誉为“二孙二虎”。可惜我只见了“六下四川”的孙绍基。中等个儿，衣帽整洁，给人第一眼的印象：这是个精打细算的人！他买了川东油矿积压的旧设备，自己又设计制造了井塔。所以，在三个队中，他们投资最少，效益最高。

胳膊粗的麻绳，一头拴在24米高的A型铁塔上，另一头交给了他们的手和肩膀。四十多名黑铁塔似的壮汉，一个个虎视眈眈，按着统一的指挥，在钻机的配合下，去年8月23日在一阵生命的吼叫中，西北有色金属公司在陕北的土地上竖起了第一座井塔。

立起一座井塔，也立稳了所有人的心。一历经三十九天以后，“第一口油井”打成了，名为“106井”。它深250米，是“延一井”深度的三倍。日产油12吨，“延一井”的最高日产量是1250公斤。1949年，延长油矿产量是800吨。干枯的数字，却能引人深深地思索啊！有了第一口，也就有了第二口。有了一个三井队，也就有了许许多多“三井队”。指挥部打井60多眼，共计32100米。1987年，给本公司上缴纯利润17万元，各队又还了25万元的贷款。

据记载“延一井”所产石油，当年远销西安后，烟微光白，一时“誉满社会，振奋人心。”从那次“振奋人心”到于今，八十六年矣！由此，使我感到西北有色金属公司开发“二产”的意义更加深远。“陕北的石油，是振兴陕北的第一只‘拳头’。它是打掉贫穷这个恶魔的最有力的拳头。”车朝西安飞驰，我从车窗里望着新绿的新绿磕头泵，这么想。快到黄陵时，看见满山绿森森的松柏，我还这么想。



挤奶 杨希勤

一月七日。本版《丝路之魂》照片「丝绸之路片段」系列新民俗。

直截了当，您是自己找还是帮别人找？“我是自己找。”“一回得也很干脆。”“您的条件是什”“小伙子继续问。”“一个儿要一米七八以上，有大学本科学历，会懂礼貌，会介绍所去又要登记，还要单位出证明，没有到这里来得自然。”



刊头设计 张桂套 本版编辑 张叶广



你见过颐和园的雕梁画栋、曲阁迴廊吗？那堪称中国式建筑的代表，使多少国际友人叹服倾倒。连国际最负盛名的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也声称：美的奇迹！这是精雕细凿。

——你见过陕北农家的树根凳、拉马桩吗？那三条根作腿、锯去树干的树根凳，那呈丫字形的木头拉马桩是陕北农家粗犷古朴的用具，亦堪称为“国粹”。白求恩大夫、斯诺先生都曾注意到它的实用物几乎是不加修饰的信手拈来的。

苏州园林的“精、巧、幽、雅”显示出了精雕的美。

黄山松、庐山雾、泰山云海显示出了自然的美。

文学艺术也是这样：苏东坡的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贾岛的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都是精雕细凿、反复推敲的佳句。而王维的：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”又是如同诉说，信手拈来的绝作。

风靡一时的歌剧《江姐》、

《洪湖赤卫队》在谱曲、作词上颇费匠心，《白毛女》中的“门神门神骑红马，贴在门上着住家；门神门神扛大刀，大鬼小鬼逃不来”又是那样自然真切、通俗朴素，最近，乔羽为电视连续剧《聊斋》所写的主题歌词：“你也说聊斋，我也说聊斋，喜怒哀乐一时都到心头来。鬼也不是鬼，怪也不是怪，牛鬼蛇神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。笑中也有泪，乐中也有哀，几分庄重，几分诙谐，几分幽默，几分感慨，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？”更是流畅自然，容易上口，令人回味。

文学巨匠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笔锋时而含蓄深沉，借人喻世，从人物名字到境遇结局都暗藏伏笔，真可谓警世通言也；时而乡里人情、村语俗言把精雕细凿和信手拈来揉合得天衣无缝。各种文化层次，各种认识层次的人看后各产生不相同、无穷尽的联想，受到各自的启迪。这正是《红楼梦》作者的独到之处和成功的精髓。

“精雕细凿”是一种风格，活不惊人誓不休。“信手拈来”又是一种风格，嬉笑怒骂皆文章。

「精雕细凿」与「信手拈来」

肖乐



王明

久闻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一“恋爱角”，兴许因为爱情胆太大，竟在旧时帝王祭莫孔圣人的太庙里占去一方角落，原本不爱管“闲事”的北京人也哈哈起来了。当然，褒贬不一。有人说它是打破传统的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的产物，是新时代的产物，有人说它是简易婚姻介绍所，有人则说它象“牲口市场”。

星期天下午，我在一位同伴的带领下去了这个神秘的地方。劳动人民文化宫位于天安门东侧，从正门进去，左侧不远处的一棵古柏中的一小块空地就是远近闻名的“恋爱角”了。由于星期五是北京大部分工厂的厂休日，星期天又是社会上法定的休息日，所以，人们约定俗成，星期五、星期六就成了“恋爱角”的活动日。

才下午四点多，一些性急的青年人就等在这了。大都衣冠楚楚，姑娘们明显的是化了妆的。其中也不乏中老年人，大概总有五十人左右。五点钟，天已逐渐暗了下来，“恋爱角”变得热闹起来了。到这里来的人，目的明确，相互间用不着拐弯抹角。一位小伙子走近一位站在树下的小姑娘，

直截了当，您是自己找还是帮别人找？“我是自己找。”“一回得也很干脆。”“您的条件是什”“小伙子继续问。”“一个儿要一米七八以上，有大学本科学历，会懂礼貌，会介绍所去又要登记，还要单位出证明，没有到这里来得自然。”